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



剑气珠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气珠光/王度庐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谢庆立主编)

ISBN 7 - 5014 - 1980 - 9

I. 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998 号

剑气珠光

王度庐 著

责任编辑: 谢庆利

封面设计: 章 雪

版式设计: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75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7 - 5014 - 1980 - 9/I·806

定 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1247.5

2023

出版前言

王度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武侠言情小说家，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很受当时读者欢迎。他先后创作了20余部作品，其中，武侠言情小说居多，并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

八十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冲击大陆，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寻根探源。透过“武侠小说热”这一文化消费的特征，一些学者却发现了港台武侠小说的师承渊源在大陆。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和创作方法都对港台武侠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著名学者叶洪生先生批校、出版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其中收入了王度庐先生的7部作品）。大陆学者张赣生等人着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的梳理工作，王度庐被列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徐斯年等有关学者在着手对通俗小说家作品的整理、发掘和研究，将寻找王度庐及其失散的作品列为重点工作。一些高校的有关学科还把王度庐的作品列为研究内容。王度庐先生先后被写入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一些专家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十大家”之一，北派“四大家”之一。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淘洗，重读王度庐先生的作品，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其艺术魅力。他的武侠言情小说旨在发现以“侠”、“义”为道德准则的市民文化精神，其中的一些作品还清晰地反映出侠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

所呈现的特征：“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走入了民间，其中带有“反英雄”倾向的“侠”、“义”形象浓缩着市民社会的理想和市民阶层的人格追求。王度庐在武侠小说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创造了武侠与言情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叙事结构形态。他的一些社会言情小说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作品中金钱、地位与爱情时常构成冲突模式，其中的正面人物将婚姻或爱情视为超世俗性或超某些功利性的追求，从中可以谛听到那一时代个性解放的心灵呼唤。这种具有现代形态的爱情冲突及其蕴含的文化情绪，反映出王度庐先生将新文学的精神吸收、融化到通俗小说中所作的努力。

为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出版王度庐先生武侠小说集。此次出版，我们收集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以结成文集的形式，系统地出版王度庐先生的作品，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王度庐武侠小说集的出版，得到了王度庐先生的夫人李丹荃先生及其子女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此深表谢意。顺便说明的是：《春秋戟》的最后三章为李丹荃先生所续，《灵魂之锁》也由李丹荃先生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保持原作原貌，除个别句、字、标点外，其他未作变动。由于编辑水平和时间有限，疏漏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张赣生

我第一次读度庐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刚上中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說集》写序。

度庐先生是民国通俗小說史上的大作家，他的小說創作以武俠為主，兼及社會、言情，一生著作等身。最為人樂道的，自然首推以《鶴驚昆侖》、《寶劍金釵》、《劍氣珠光》、《卧虎藏龍》、《鐵騎銀瓶》構成的系列言情武俠巨著，但他的一些篇幅較小的武俠小說，如《綉帶銀鏢》、《洛陽豪客》、《紫電青霜》等，也各具誘人的藝術魅力，較之“鶴——鐵”五部並不遜色。

度庐先生以描写武俠的爱情悲剧见长。在他之前，武俠小說中涉及婚姻恋爱問題的并不少见，但或做为局部的点缀，或思想陈腐、格调低下，或武俠与爱情两相游离缺少内在联系，均未能做到俠与情浑然一体的境地。度庐先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了俠情小說的完善形态，他写的武俠不是对武术与俠義的表面描绘，而是使武俠精神化为人物的血液和灵魂；他写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一般的两情相悦恶人作梗的俗套，而是从人物的性格中挖掘出深刻的根源，往往是由于长期受武德与俠道熏陶的结果。这种在复杂的背景下，由性格导致的自我毁灭式的武俠爱情悲剧，十分感人。其中包含着作者饱经忧患、洞达世情的深刻人生体验，若真若梦的刀光劍影、爱恨缠绵中，自有天道、人道在，常使人掩卷

深思，品味不尽。

度庐先生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这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中表现得格外鲜明。《风尘四杰》、《香山侠女》中天桥艺人的血泪生活，《落絮飘香》、《灵魂之锁》中纯真少女的落入陷阱，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度庐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熟知当地风土民情，常常在小说中对古都风光作动情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更别具一种情趣。

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极深远影响的，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例外地排斥通俗小说，这种偏见不应再继续下去，现在是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了。

寻找王度庐老师

——代序

徐 斯 年

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是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没给我们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武侠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故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王老师评价极高，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当时除台湾学者叶洪生对王老师的侠情小说有较详细的评介外，未见他人作过更系统的研究。王老师的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是“鹤铁系列”五部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

这五部作品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与过去的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王老师笔下的这些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觉

得王老师有意不肯赋予他们包打天下、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无上功能。他们的行动集中于一个目的——为捍卫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封建礼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作为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侠者，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点（包括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他们却难免“吃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把外部斗争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静的外表之下却埋藏着无限悲凉。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的作品。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传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王老师还写过许多社会言情小说。我想，研读这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李老师说，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候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1938年至1949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

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个时段，通检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所载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回校后以讲故事“接龙”的方式录成音带，再据录音整理出每部小说的情节内容。

档案馆不对外办公时，我们就访问李老师和其他知情人。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王老师孤苦而坎坷的一生经历（详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127至130页）。当她谈到王老师很喜欢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时，我仿佛又发现了一条接近王老师情感世界的捷径。纳兰性德虽为清初满族贵要（王老师则出身于贫困旗人家庭），他的词却以哀怨骚屑著称，其边塞词则于金戈铁马中弥漫着苍凉清怨的情调。这也正是贯穿于王老师侠情小说的情感色调。三十年代，王老师颠沛流离于晋豫陕甘，贫困的生活、孤傲的性格、内向的心态，与苍茫的黄土高原景色交相融汇，强化了他自幼即已形成的纳兰性德式的审美情趣。

我们在青岛收集到王老师六部社会言情小说的资料（后来李老师还寄来几种复印件，我又在天津一家区级图书馆发现了几种），这些作品多写现代青年的爱情悲剧。在通俗文学史上，早期言情小说所表现的是伦理悲剧即“父与子”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而在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里，这一冲突就退居次要地位，他所着力展示的是“物”与“人”的冲突所酿成的悲剧，也就是金钱对人性 and 爱情的摧残、腐蚀。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通俗文学史上标志着言情小说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认同的。

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中国现代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由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本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

学。它在批判“鸳鸯蝴蝶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着五四运动偏激的一面。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有了转变，但对“鸳鸯蝴蝶派”的总体否定却延续到解放之后。

另一方面又应看到，中国现代的通俗文学确实存在着如何适应时代变迁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失去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但泥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些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觉地吸收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营养，自觉地以此推动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这样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总共不过五六位，王老师即为其中之一；正如四十年代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他们的“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至此，我觉得初步找到了王老师的“文心”。

李丹荃老师告诉我群众出版社决定出版王老师的作品系列，让我写篇序。序也何敢？以上心得则是真实的。

目 录

第一回	柳色花香笑啼怜娇态
· 1 ·	衣尘帽影隐忍踏长途
第二回	困厄风尘紫驹羞唤卖
· 23 ·	追寻庙舍黄虎失披拦
第三回	柳外溪边初来逢艳女
· 43 ·	庭前榻下两次斗顽猴
第四回	绿柳黄昏图夺稀世宝
· 65 ·	红驹彩剑思慕寡情人
第五回	夜半追擒因情翻结怨
· 87 ·	庄前决斗见火突惊心
第六回	巧救顽猴双铎驱众盗
· 111 ·	思瞻奇侠一叶渡长江
第七回	小室灯光两番窥绝技
· 129 ·	大江风雨半夜遁双驹
第八回	孤剑斗群鞭英雄失脚
· 150 ·	巧言谋毒计鼠辈寻仇

第 九 回 频感中秋月夜逢难女
·171· 突翻巨案酒肆骗豪雄

第 十 回 月夜刀光闺门战剑客
·193· 秋风骑影闾里觅奸徒

第 十 一 回 冷月繁星双侠飞古堡
·215· 钢牙铁爪二虎斗长街

第 十 二 回 收刀窥柬柔情念远人
·238· 打店夺镖黑鹰搏紫虎

第 十 三 回 巧获明珠芳心思侠举
·255· 急追莽汉匹马到荒山

第 十 四 回 故人相见酒店慨倾杯
·287· 恶盗成擒深宵惊遇侠

第 十 五 回 灯酒未阑惊音闻密室
·309· 奸凶已获大侠隐奇踪

第 十 六 回 旅店潜行史胖窥奇侠
·329· 彰城巧遇黄虎斗黑鹰

- 第十七回 雪夜争持侠女遭毒手
·352· 庵堂探慰奇士露真情
- 第十八回 剑光鬓影月夜证幽情
·377· 夜静更深金屋来女侠
- 第十九回 三骑追来点穴屈女侠
·405· 单骑奋往挥剑振雄威
- 第二十回 误死红衣人身边失宝
·433· 巧逢猴儿手野外挥鞭
- 第二十一回 寒夜灯窗慨言谈侠义
·458· 玉楼金殿奇士献珍珠
- 第二十二回 一鹤枉重来良缘成梦
·475· 九华栖双侠剑气冲霄

第

一

回

衣 尘 帽 影 隐 忍 踏 长 途	柳 色 花 香 笑 啼 怜 娇 态
---	---

中国技击之术，向分“内家”、“外家”两派。外家为“少林派”，创始人是后魏时代的达摩禅师；原为以拳术锻炼身体，补禅功之不足，非为与人决生死定胜负之用。后来因屡逢乱世，徒众渐杂，始有不少挟技以游江湖的人，但却失了达摩创拳之时的本意。内家为“武当派”，创自宋徽宗时之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张三丰原学技于少林，后来将少林拳法加以变化而另成一家。他讲的是，十八字秘诀、六路拳、十段锦与点穴之法。武当派脱胎于少林，但他的宗旨却与少林不同。十八字秘诀的头一个字就是“残”字，但这“残”字并非只作“残忍”之意讲，却是内家拳法之一。意思就是当交手比武之时，绝

无丝毫客气，有所谓“犯者立仆”之说，所以，武当派的武艺比少林派毒辣得多。早年走江湖的、保镖护院的侠客有时与人争较起来，对手如遇少林派，那还容易应付，对方如遇武当派，可真实在是危险。不过武当派收徒弟之时有五大戒条，其中有三条最为重要，就是：“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轻露者不传。”因此，武当派的传人多些深山道士及文人墨客。初遇之时，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你若欺侮了他，他只要稍施身手，那你就要立刻吃亏。笔者前撰《宝剑金钗》，书中所述的李慕白，那就是真正内家武当派的传人。

《宝剑金钗》一书，以江南鹤老侠自狱中救走了李慕白，在俞秀莲姑娘之处留剑寄柬而结束，即所谓：“斯人已随江南鹤，宝剑留结他日缘。”两年之后，德啸峰自新疆赦还，便在东四牌楼另置房屋，请俞秀莲姑娘长期在京居住，以便传授武艺于他的二子。在这二三年之间，便再也听不见李慕白的消息。其实这时李慕白已然更换了名号，漫游江南，不独又被他打服了许多江湖强霸，结交了几位风尘侠友，并且又有许多情丝爱叶来牵惹他。同时张玉瑾、何剑娥等人的旧仇重寻，德啸峰案内宫中所失尚无下落的数十颗明珠，又发生了无数的波澜。所以笔者当再写此《剑气珠光》，以资补叙，而启新文。

原来当那古城盛夏，铁窗深夜之时，李慕白在狱绝食，已奄奄一息，但是忽被一人入狱将李慕白挟走。那时李慕白不但全无抵抗能力，而且头晕眼昏，不知道已身处于何种环境。后来大概过了两小时，因为李慕白的腹中被人灌下了一些稀薄的食物，他才渐渐恢复了一些精神，又闭着眼躺了一会儿，才忽然明白。他赶紧睁眼去看，就见蓬户纸窗、歪桌破椅，桌上放着一只粗碗、两把喷壶，墙上挂着一条井绳；并有一盏油灯，灯光半明半灭地照得这小屋中是十分萧条惨淡。

李慕白立刻惊讶地想：“这是什么地方？史胖子你把我送

到什么地方来了！”当时他就要下炕去，可是觉得浑身全无力气，才一挺起腰来，便又躺下，但是心中十分的不服气。他觉得：“我李慕白是自己情愿饿死在狱中，你史胖子何必多管闲事，乘着我垂死之时，将我救出送到此地来，这不是有意要捉弄我吗？”于是他就使出了现在仅有的力气喊道：“史胖子，史掌柜！”才叫了两声，就听旁的屋里有人答应着说：“来了！来了！”这个声音是十分娇细而清脆。李慕白听了，倒不禁吃了一惊，吸了一口冷气，用惊异的眼光往那高粱杆扎的屋门去看。就见屋门开了，进来一个很细条的人。这人梳着辫子，留着孩发，瘦长的脸儿，两道纤眉，一双秀目，着一件白布短褂，蓝布裤子，婀娜地向炕前走来。啊！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姑娘，与李慕白所希望的那个史胖子的模样整整相反！李慕白这时惊讶得连话也说不出了，心里又想：莫非是俞秀莲姑娘救我出来的？这位姑娘是俞秀莲结识的女友？

李慕白正想着应当怎样措辞去问，就见这位年轻的姑娘来到炕前了。她很温柔亲切地说：“李大哥，你现在觉着好点了罢？你还要喝一点稀饭吗？我再给你盛去。”说着，她婀娜地走到那张歪斜的桌子前，拿起了那只粗碗，转身往屋外就走。李慕白又挺起腰来，坐在床上说：“不是，姑娘……”那年轻的姑娘回过头来，很倩丽地笑着说：“不要紧，稀饭有的是呀！”说着她出屋去了。接着就听隔壁的屋里是两个女子互相说话的声音，声音全都很娇细，而且说的全是流利俏皮的北京话，一个是说：“你交我给送去罢。”另一个是说：“不，爷爷派的是我么，你怎么又跟我来争？”接着又是咯咯的一阵笑声。

这里李慕白真猜不出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刚要勉强努力下炕出屋去看，但这时那个年轻的姑娘又纤腰婀娜地走进屋来。她手里就拿着刚才那只粗碗，并一双竹箸，送到李慕白的近

前，微微微笑着说：“李大哥，再吃一碗稀饭罢？”李慕白虽然饥饿，但他并不急于吃饭，却是急于要知道此处究竟是个什么地方，遂就接过碗来，问说：“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会到了这里呢？”那位年轻姑娘听李慕白这样的问她，她就抿着嘴笑了笑，把筷箸也交到李慕白的手里，说：“得啦，你先别问了，先吃吧！”李慕白心里明白，这件事一定有蹊跷，将自己救出监狱送到这里来的绝不是史胖子和俞秀莲，一定是另有人在。遂就暗想：“我所以全身无力气的缘故，就是因为一连饿了这几天，现在我索性吃饱，出屋去看看，这里倒是谁的家里？如若这里只是一两个女子，那我也不用细问情由，立刻起身就走。”于是便拿起这碗稀饭很快地吃了下去。那年轻的姑娘去到墙边，把挂着的油灯挑了挑，当时屋里就亮了。那姑娘转过身来，又笑着说：“李大哥，你吃完了，我再给你盛一碗去罢？”李慕白摇头说：“不用，我现在要求姑娘对我说实话，到底是什么人将我送到这里来的？”那姑娘笑了笑，刚要回答，这时就见屋门一开，进来一人，那姑娘就说：“江爷爷来了！”

李慕白定睛去看进来的这个人，原来是一位身材很高、鬓发皆白的老者。他面貌清癯，两眼带着沉毅之色。李慕白觉得十分眼熟，忽然想起来：这不是那日我在杀伤张玉瑾、魏凤翔之后，走在琉璃河地面，黄昏之时遇见的那用马鞭抽了我一下的老人吗？正在惊疑莫测，要发话去问这位老人的姓名，只见老人已走到近前。老人穿的是一身黄茧绸的裤褂，袖子很长，伸起右手来，捋了捋袖子，就用手指着李慕白，气忿忿地说：“想不到你父亲李凤杰竟生下你这么个没志气的儿子！学会了武艺，出了家门，还不到二载，就惹下了许多儿女的私情。弄得身体日坏，志气日靡。现在更好了，你却想在监狱里自己饿死，真是不肖已极，枉费了我和你师父纪广杰对你的一片期